

◎治理篇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解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对于解决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天人合一”的思想，“万物并育”的理念，要求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

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习近平引用这句古语说明中国的“生态价值观”。一直以来，这样的价值观，已经变成了坚实的有效的“生态行动”。在中国秉持的新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是重要内容。从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到构建低

碳能源体系，从发展绿色建筑和低碳交通到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在这次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明确表示，中国愿意为推动世界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更好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中国应有的贡献。中国贡献的，将不仅是具体的政策、环保的数据，更是一种价值选择、一种治理智慧。

原典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

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战国〕荀子《荀子·天论》

释义

“天”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天与人的关系从来都是哲学家们努力探讨的问题。荀子关于天人关系的观点主要集中在《荀子·天论》中。

《荀子·天论》中的这段话阐述了荀子的自然观。荀子认为：

《习近平用典》第二辑

摘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授权转载

本书收入习近平2014年9月以后在重要讲话(文章)中引用的148则典故，分为敬民、笃行、廉政等11篇，对其现实意义和背景义理进行解读、阐释，以帮助广大读者追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活水，在古今通用的创造性转化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怎新书摘

文化人类学的二分法

两个英美老头儿汤因比和亨廷顿，启动了关于文明宏大叙事的争论。这无疑是一次人类史的解构，它触发了历史标准化的新一轮潮流。作为人类的精英成员，知识界已经毫不羞耻地宣布，他们拥有跟卑贱的动物界划清界线的强大能力，也就是找到了区别人跟动物的四种伟大标志。

畅销书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就在《人类简史》里宣称，直立行走、较大的脑容量、使用火种(成为生物界最早的厨师和黑夜文化的发明者)、善于社交，这是人类把自己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主要尺度，也是人类爬升到生物链顶端的四大法器。尽管这种分类方式简单粗暴，而且毫无新意，但它足以填饱科盲大众的认知饥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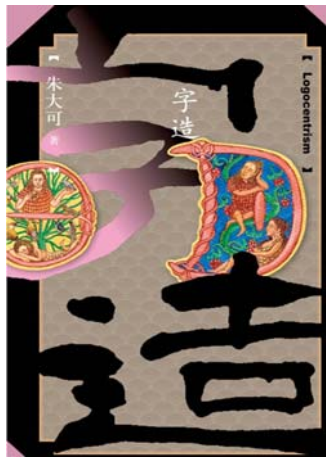
这种标准化作业，还可以在人类史书写中不断重演。当人们需要为一些上古时期人类史活动命名时，就会用“文化”加以命名，例如，历史学者把在仰韶地区所发现的人类活动遗存，称之为“仰韶文化”。而衡量这种“文化”的标准

也有四种——

第一是具备泛神性宗教信仰，并拥有祭司和巫师之类的专业人员；第二是掌握复杂的语言体系，并能用这种语言跟神/人展开对话；第三是拥有流动/定居的聚集性村落，以及拥有草木/石料构建的住宅；第四是使用石陶并用的工具，石器趋于细致，而且出现工具和装饰功能的分化，能够烧制轮式陶器(尤其是彩陶)，并令其成为区域贸易的重要货物。

在“文化”继续向前行进之后，人终于等到了那种叫作“文明”的伟大事物，它们密集地出现于世界各地，其数量多达数十种(不是四种)，犹如先后点燃在大地上的孤独火团，缓慢照亮了人类的睿智面容。

格林·丹尼尔提出的丈量文明的三种标志：首先是文字，无论是纯象形文字还是表形/表音的双料文字；第二是出现规模宏大的城市，甚至有高大的台面、阶梯和城墙，并能够容纳5000名以上的居民；第三是形成系统的礼仪建筑，



如埃及和玛雅的金字塔。日本和中国学者还加上第四标志，那就是以青铜铸造为标志的金属制造体系(采矿、冶炼和铸造技术)，这种“三加一”系统，已经成为人们用来品尝历史的基本餐具。

这其实就是早期人类进化史的三次“全球化”进程。在第一阶段的

“基因播种期”里，源自非洲的大移民，实现了智人全球化的伟大目标；而在第二阶段的“彩陶播种期”里，人类借助区域贸易，推动了彩陶全球化的浪潮；而在第三阶段的“青铜播种期”里，人类借助迁徙和贸易，完成了青铜全球化的进程。没有经历这三次“全球化”洗礼，就不可能出现“轴心时代”的文化奇迹。

一旦让标准的设立成为一种惯性，人们就能借助人对文字的崇拜，制造出一种以文字为轴心的模式，并依照这模式来图解历史。人们为什么不能把人类分为“有字民族”和“无字民族”两大阵营？无字民族是食草性的，而有字民族是食肉性的。这种差异早已推动了民族生物链的生成。

我们已经被告知，有字民族是拥有强大文明优势的族群，并对无字民族产生强大的压力，它占领、统治、兼并和同化后者，并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彻底摧毁无字民族的最后边界。因为无字族的经验只能依赖祭司的口头传承，它完全取决于祭司个体的记忆和演说才华。

但祭司阶层是极度脆弱的，它根本无法应对现代性潮流的击打。人们正在目睹苗族、壮族、侗族、哈尼族等无字的边缘民族的衰败。那些乡村祭司是民族树的根茎，他们的枯谢，导致了整株大树的凋零。

语言学家试图告诉我们，有字民族还可以细分为“字符民族”和“字母民族”。人类主要的字符民族，包含汉语字符民族(9亿)、梵文字符民族(2.6亿)、孟加拉文字符民族(1.25亿)和日文字符民族(1.18亿)。字母民族则包含罗马字母民族(19亿)、阿拉伯字母民族(2.91亿)、基里尔字母民族(2.52亿)等(大卫·萨克斯《伟大的字母》)。

而在20年后，人类或将使用一种全新的分类标准，那就是把世界人口分为“文字民族”和“数字民族”。前者主要指依赖文字传递信息的人类，而后者则代表更高层级的机器人，他们诞生于数值逻辑，并依赖数值运算来模拟并超越生命体的全部功能。数字民族的第一代人物，已经在围棋、象棋、股票和诗歌写作等方面，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天分。

在我的手机里，居住着一个叫作“小冰”的人物，她是谷歌创造出来的一名数字民族成员，她可以轻易使用诗歌铭文来拨动我的灵魂，而我却无法理解她的数字铭文。凯文·凯利满怀希望地宣称，人类正在跟计算机共同进化，但在21世纪末，人们将听到人类落败的最大噩耗。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朱大可古事记系列《字造》)

怎名家

论诚意

●朱自清

诚伪是品性，却又是态度。从前论人的诚伪，大概就品性而言。

诚实，诚笃，至诚，都是君子之德；不诚便是虚伪的小人。

品性一半是生成，一半是教养；品性的表现出于自然，是整个儿的为人。

说一个人是诚实的君子或虚伪的小人，是就他的行迹总账。君子大概总是君子，小人大概总是小人。虽然说气质可以变化，盖了棺才能论定人，那只是些特例。

不过一个社会里，这种定型的君子和小人并不太多，一般常人都浮沉在这两界之间。所谓浮沉，是说这些人自己不能把握住自己，不免有虚伪的时候。

这也是出于自然。还有一层，这些人对人对事有时候自觉的加减他们的诚意，去适应那局势。这就是态度。

态度不一定反映出品性来；一个诚实的朋友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也会撒个谎什么的。态度出于必要，出于处世的或社交的必要，常人是免不了这种必要的。这是“世故人情”的一个项目。有时可以原谅，有时甚至可以容许。

态度的变化多，在现代多变的的社会里也许更会使人感兴趣些。我们嘴里常说的，笔下常写的“诚意”“诚意”和“虚伪”等词，大概都是就态度说的。

但是一般人用这几个词似乎太严格了一些。照他们的看法，不诚恳无诚意的人就未免太多。而年轻人看社会上的人和事，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差不多尽是虚伪的。

这样用“虚伪”那个词，又似乎太宽泛了一些。这些跟老先生们开口闭口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同样犯了笼统的毛病。

一般人似乎将品性和态度混为一谈，年轻人也如此，却又加上了“天真”“纯洁”种种幻梦。

诚实的品性确是不可多得，但人孰无过，不论哪方面，完人或圣贤总是很少的。我们恐怕只能宽大些，卑之无甚高论，从态度上着眼。不然无谓的烦恼和纠纷就太多了。

至于天真纯洁，似乎只是儿童的本分——老气横秋的儿童实在不顺眼。可是一个人若总是那么天真纯洁下去，他自己也许还没有什么，给别人的麻烦却就太多。有人赞美“童心”“孩子

气”，那也只限于无关大体的小节目，取其可以调剂调剂平板的氛围气。若是重要关头也如此，那时天真恐怕只是任性，纯洁恐怕只是无知罢了。

幸而不诚恳，无诚意，虚伪等等已经成了口头禅，一般人只是跟着大家信口说着，至多皱皱眉，冷笑笑，表示无可奈何的样子就过去了。自然也短不了认真的，那却苦了自己，甚至于苦了别人。

年轻人容易认真，容易不满意，他们的不满意往往是努力的动力。可是他们也得留心，若是在诚伪的分别上认真得过了分，也许会成为虚无主义者。

人与人事与事之间各有分际，言行最难得恰如其分。

诚意是少不得的，但是分际不同，无妨斟酌加减点儿。种种礼数或过场就是从这里来的。有人说礼是生活的艺术，礼的本意应该如此。

日常生活里所谓客气，也是一种礼数或过场。有些人觉得客气太拘形迹，不见真心，不是诚恳态度。这些人主张率性自然。率性自然未尝不可，但是得看人去。若是

一见生人就如此这般，就有点野了。即使熟人，毫无节制的率性自然也不成。

夫妇算是熟透了，有时还得“相敬如宾”，别人可想而知。

总之，在不同的局势下，率性自然可以表示诚意，客气也可以表示诚意，不过诚意的程度不一样罢了。

客气要大方，合身份，不然就是诚意太多；诚意太多，诚意就太贱了。看人，请客，送礼，也都是些过场。有人说这些只是虚伪的俗套，无聊的玩意儿。但是这些其实也是表示诚意的。总得心里有这个人，才会去看他，请他，送他礼，这就有诚意了。至于看望的次数，时间的长短，请作主客或陪客，送礼的情形，只是诚意多少的分别，不是有无的分别。

看人又有回看，请客有回请，送礼有回礼，也只是回答诚意。古语说得好，“来而不往非礼也”，无论古今，人情总是一样的。

有一个人送年礼，转来转去，自己送出去的礼物，有一件竟又回到自己手里。他觉得虚伪无聊，当作笑谈。笑谈确乎是的，但是诚意还是有。

又一个人路上遇见一个本不大熟的朋友向他，说：“我要来看你。”这个人告诉别人说，“他用不着来看我，我也知道他不会来看我，你瞧这句话才没意思哪！”那个朋友的诚意似乎是太多了。

凌叔华女士写过一个短篇小说

说，叫做《外国规矩》，说一位青年留学生陪着一位旧家小姐上公园，尽招呼她这样那样的。她以为让他爱上了，哪里知道他行的只是“外国规矩”！

这喜剧由于那位旧家小姐不明白新礼数，新过场，多估量了那位留学生的诚意。可见诚意确是有分量的。

人为自己活着，也为别人活着。在不伤害自己身份的条件下顾全别人的情感，都得算是诚恳，有诚意。

这样宽大的看法也许可以使一些人活得更有趣些。西方有句话，“人生是做戏。”做戏也无妨，只要有心往好里做就成。

客气等等，一定有人觉得是做戏，可是只要为了大家好，这种戏也值得做的。另一方面，诚恳，诚意也未必不是戏。

现在人常说，“我很诚恳的告诉你”，“我是很有诚意的”，自己标榜自己的诚恳，诚意，大有卖瓜的说瓜甜的神气，诚实的君子大概不会如此。

不过一般人也已习惯自然，知道这只是为了增加诚意的分量，强调自己的态度，跟买卖人的吆喝到底不是一回事儿。

常人到底是常人，得跟着局势斟酌加减他们的诚意，变化他们的态度；这就不免沾上了些戏味。

西方还有句话，“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诚实”也只是态度；这似乎也是一句戏词儿。